

美文鉴赏

@陈赖汉：《皇帝》，五星推荐。读完后最大的感觉就是，贫穷真的是滋生独裁的好土壤。

@penny的慢生活：这是我非常崇敬的作家——森村诚一。他说，一个作家应当关注社会问题，以反省历史来揭露社会弊端，追求人生真谛。他写《恶魔的饱食》一书，曾遭到恶意攻击，但是他无畏。他是一个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作家。

@鸚鵡史航：我最喜欢的历史小说结尾，来自显克微支（波兰19世纪著名作家）的杰作《你往何处去》。裴特洛维斯，暴君尼禄的挚友，给皇帝留下这样的遗书，在家宴上公开朗读：“祝你健康吧，可是别再唱啦，做个谋杀的凶手吧，可是别再写诗啦，毒死人民吧，可是别再跳舞啦，做个纵火犯吧，可是别再弹琴啦。这是我

送给你的最后友好的忠告。”

@楊葵：连续收到喜欢的人的新书，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谢泳《闻一多的18个细节》、小安《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李森《越弱越暗越美丽》，忙不迭地读，拿这本想那本，忙乎好几天，到今日告一段落，像完成了个阶段性任务。其实心里明白，靠读书抵制创作焦虑呢。

@止庵：当年华北沦陷区作家的作品，读过印象还很深的有袁犀的《贝壳》、《面纱》，梅娘的《鱼》、《蟹》，雷妍的《白马的骑手》。袁犀即李克异，晚年著有《历史的回声》。雷妍可惜名声不彰，其实写得很好的。对于一个作者最尊重的方式就是看他的书。如果书再也没人看了，这作家就真的死了。我提出这几本书来，也是希望有人能再看看。

@李银河：今天读完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终结的感觉》，2011年布克奖获奖作品。感觉不错，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戏剧性情节，只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些普通的生活经历，失败的恋爱，嫉妒，婚姻生活，老年的状况和心境以及对青年时代的回忆。既不是伟大的作品，也不是商业写作，只是严肃的沉思的文学写作。

@左眩：《我被爸爸绑架了》，角田光代著。驾校休息的间隙，我带着饥饿感读完这本书，果然一如既往地被打动，依然一如既往的心潮澎湃。角田光代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作家。遗憾的是，这是在《忠犬八公的故事》之后，再一次错失机会成为我所深深向往的书的责编。还好，好书不负读，作为读者，我依旧被满足了。

@咆哮女郎柏邦妮：看了一路

《夜色温柔》，难过。看见一个人在走高空钢索，在一条粉刷华丽的破船上颠簸，应付层出不穷的浪头。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却还想维持自己优雅愉悦的风度，想压榨出内心最后一点温热，送给什么人。但是他已经给不出什么好东西了，夜色吞噬了他。那正是最后的非茨杰拉德。

@盈盈云淡风轻_J：无意中忆起这首日本老歌，蔡淳佳翻唱过，但远没有夏川里美的原唱有味道。蔡的《陪我看日出》玩儿的是邻家女和小清新；whereas夏川的声音更成熟和沧桑。音乐无国界，即便不懂歌词，也足够回味无穷的。

各家声音

◆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有创见，他自己给这个知识贡献了什么。崔永元说，“发牢骚就是建设性的话”，我觉得这句话跟康德是一个水准，所以老崔是我第三个舅舅。

作家刘震云说，自己的两个没有文化的舅舅给自己深远的影响，他们是特别的知识分子，而崔永元被他笑称为是他“第三个舅舅”

◆ 两德统一后，德国历史教科书的变化更加明显：从单向传授历史知识，转向鼓励学生深入思考；从专注国内历史，转向欧洲乃至世界背景下德国的发展；从以德意志民族为主的德国历史，转向多民族共生的多元社会历史。

德国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副所长埃克哈特·福克斯教授说，深刻反省历史、承担历史责任已是德国民众的常识，历史教科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 人家问我，关于“读书”有什么建议，我常回答“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文学”没用。在一个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时代，连大学教授都以赚钱多少来决定认不认自己的学生，你还能说什么？如何赚大钱，不归人文学者教；编写“商战手册”或“股市指南”，那也不是大学教授的责任。我们能做的，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于读书的一番见解

◆ 微博上什么最宝贵？我认为，是独立思维。很多时候脑子比眼睛靠得住！“亲眼所见”也未必是真。何况捕风捉影地转发、道听途说地转述，我更不信了……相比评论，我更相信基于证据的分析和基于常识的判断。面对纷杂的信息，更需要抽丝剥茧的智慧。

九阳新闻发言人顾东君说，不盲从，不人云亦云，不当谣言的搬运工。独立思考，不仅虚拟世界需要，现实社会更需要

◆ 这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这是一个读人的时代。年轻人买书，不是看哪本书好，而是看这本书是谁写的，韩寒、郭敬明的书只要一出版，他们都会买，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和平时期的年轻人确实是成长得慢一些，我们应该有耐心等待他们成长，等他们有社会阅历了，他们就会有不一样的阅读选择。

面对崔永元的提问——“您的女儿看您的书吗？”作家方方显出了妈妈般的宽容

◆ 当代艺术家说他们想参与社会生活，但他们并没有亲身去做。他们只是和艺术馆有联系。

艺术家张颂仁对当代艺术家的评价，极为尖锐

◆ 诗这个东西要求人们有一种沉潜

的心境，要求一种比较纯粹的写作态度，如果仅仅想以之谋生、谋权、谋利、谋名的话，至少不会很快奏效。

诗人杨炼说中国诗歌的缺陷是数量大，但是杰作少，因为人们这种沉潜度不够

◆ 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他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

梁文道称，对待真正的对手，要有最伟大的尊重

◆ 语言上以暴易暴，一旦有机会就会在行动上以暴易暴。我无力阻止甚至也会无意中参与语言腐败，但至少会推动净化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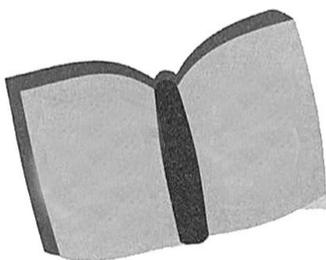
中国金融博物馆馆长王巍认为，净化语言比批判语言腐败更容易做到

西，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动力了——“没关系，我的电脑里有”，年轻人则是“我的手机里有”。有一天，手机丢了，电脑丢了，或者全世界断电了，或者被外星人的病毒攻击了，整个人类要倒退几百年。

作家陈平原谈对当下人读书的担忧，他甚至认为，“你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好久没读书，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你已经堕落了。”

◆ 读书不是什么高尚的事，读书就是个习惯，就像抽烟，你越不读，越不爱读，你读啊读啊，就上瘾了，终身都不会戒除。

专栏作家赵楚在
微博中回复青年人
关于读书的疑惑



手不释卷

◆ 有时候自己经过多年总结才得出的经验，一翻书，人家在几十年前就总结出来了，这并不是一个让你懊恼的事情。任何的道理，必须经由自身的感悟才是有意义的，否则那只是文字而已。所以当我看到别人总结出多少个前我就知道的道理时，不见得我就比他更有智慧，相反我由衷地敬佩他，因为他比我更深刻。

网友“琢磨先生”的话引得网友共鸣

◆ 如果中国要进入全球市场，必须搞清楚全球市场接受什么样的电影。单纯讲中国人故事的电影很难卖。中国电影人需要按照电影的规律办事。电影是一门艺术，无法套用某个公式。

好莱坞制片人迈克·麦德沃讲述电影规律，他认为，中国电影的路在于“拍有趣的电影而不仅仅是去讲中国人的故事”

◆ 文化传统的河流消失了，中国这一代人好像站在各自的浴缸里，看着这个世界。

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谈当下人的信仰缺失问题。

◆ 我们以前总是想拼命地记住某些东

李敖：我觉得鲁迅在大陆过份被政治化了，高估了。鲁迅像写《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大家觉得鲁迅杂文犀利，其实不好。……我觉得鲁迅被过分高估了。连他弟弟周作人也这样讲，他说鲁迅可能本人不愿意这样被高估。高估不在鲁迅，而是证明你高估他的人，你的水平出了问题。

止庵：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古希腊一个重视数学的哲学流派，试图用数学解释一切。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希腊古典哲学的发展和中世纪欧洲思想的发展，而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仍在证明，数学是人类探索宇宙奥秘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朱伟：又一年母亲节。当今“四子”已分散，母声犹至今。“思尔为雏日，高飞背母时”，几行千里母担忧。顾况那句“八九雏飞其母惊”，每每想到就要落泪。而“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住”，到了记忆也才懂感伤。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此衣是牢牢在我们身上，一辈都脱不掉的。

张悦然：不是渡边淳一的粉丝。很多年前读过他一本《雁来红》，只记得里面有个摘除了子宫的女人，除此之外都忘记了。倒是因此想起电影《失乐园》，的确喜欢过结尾殉情时的那段对白。十来岁的我，对“第一次穿丝袜，脚在鞋里滑动”这样的细节毫无抵抗力。

刘苏里：谈阮铭的时候，有朋友提到许家屯。同样去国，政治小丑阮铭与流亡者许家屯有本质区别。1916年生的许家屯，三野出身，中央委员，港澳工委副书记。这个部级官员1990年去国。在海外并未反共反华，也未投靠任何势力辗转各阵营。我读过一些他出走后的文字，完全处于痛苦迷惘之中，毫不掩饰灵魂撕裂，廿年如一。

毛丹青：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二十世纪文学的巨匠，并且是世界文学史上留名的，他们的小说表达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度思考，在讽刺内容上有相似之处，讽刺权势，批判道德的败坏以及虚伪的读书人。与鲁迅积极投入文坛上的搏斗相比，夏目漱石则走入心灵深处，静思默想，企图从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宁静。

阎连科：原本想以《炸裂志》为例讨论现今阅读的层面划分和阅读兴趣之转移，结果因为《炸》一书上边似真似假的无记录通知不让媒体提及和报道，使之生之灭之都在不觉间，结果就成了“文学拐弯”的讨论了。文学不会消亡，写作不会终止，无论怎样拐弯，都是河流的风景。只要河水不要干涸或结为永恒的冰。

何力：《绝美之城》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只写过一本小说的作家兼记者捷普。他聪明、尖锐、不装B。他在和一位富裕女约会后说：我过了65岁的这几天里，意识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无法再花时间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了。这电影有那么一点像伍迪艾伦的《情迷巴塞罗纳》。有一句台词：一切皆是戏法。啧啧，近乎禅音了。

马云：为未来做决定很不容易，至少30%的人会反对你。好决定一般是艰难痛苦的，但痛苦的未必就是好决定。得利者不会表态支持你，受挫者一定会骂。网络时代，最狠的往往是那些毫无利益关系的“公”人，他们往往赢得40%不太明白的糊涂人。因为害怕被骂而随波逐流大有人在。人生最值得的投资是对未来和理想的坚持！

名人评论